

香港人在臺灣 |

## 給女子一個家，就是嫁—— 辣妹與婚禮

文圖／袁兆昌



我為表妹的婚禮，自香港飛到臺北，見證她幸福的起步點。

2009年，我與《甜美臺北》作者黎雅思到臺北訪問糖果店，一心只想發掘給香港人的新伴手禮，卻從訪問過程中得知臺灣婚禮都愛用糖果，以示婚禮主人的心意。糖果業者還說，已有不少香港婚禮都模仿這作法。那年，我見識了兩地很不簡單的禮儀差異與交流。

稍後，我懷著這個心理準備，向表妹問清楚婚禮地址。當晚我按親友捎來的溫馨提示乘搭捷運到後山埤站，根據我來臺北的經驗，這一點也不難，我還帶著上趟赴臺時買的悠遊卡，為了裝成本地人一樣，我還故意把 facebook 的家定為臺灣。我以為這些

舉措都讓我掌握了另一身分，卻被後山埤站附近的路況擊倒了。

目的地只有一個：奉天宮。其時，我還以為奉天宮是一家食店……在此得把話岔開：香港婚禮通常都分中式、早更晚更，精神可以很分裂的，早上行中式禮儀，中午趕去教堂行禮，晚上在酒樓、酒店吃粵菜，和而不同，適合各家各宗教人士。

當我知道奉天宮是個什麼東西時，我 O 了嘴。後山埤站附近的路面一點也不複雜，我專心一致找找哪裡有「奉天宮」三字的店舖，並用手機地圖把自己 GPS 定位了。走著走著，卻沒發現有「奉天宮」。明明是這裡了，偏偏不是這裡……是眼熟的對白吧，看看 GPS 我確是到達目的地了，「奉天

宮」豈會沒有標示？那黑壓壓的、沒路燈的巷弄，又怎麼成了婚禮囍宴地？而且建幾層高的築物外還包住一張整修用的帆布……我想，我是迷了路……

我不甘心。於是，鑽進這座建築物，找到升降機走進去。升降機門打開，一個如鬼域的樓層嚇得我心跳加速，大囍日子怎會這麼大吉利市？聽聽樓上有人聲，走樓梯去看看。

沒錯，原來我置身的「奉天宮」是一座寺廟……寺廟在香港自早到晚都是一個模樣，臺灣原來容許新人在寺廟設宴——而且是婚宴！這對香港人來說，實在是個重大的文化差異！怎麼了？寺廟不是只供我們拜拜、添香油錢的莊嚴場所嗎？不是佛門清淨地嗎？為什麼許容人在這裡許下山盟海誓？

我在奉天宮平臺樓層的飯堂裡，看見來自香港的親友，一桌子血濃於水，驀地有了默契：不點評所見所聞，靜觀其變。不料，第一道菜竟是生魚！大魚被切去一半的肉都卸在一旁，完整的一旁在碟子邊緣，天有好生之德，怎麼把魚這樣切去……這可是寺廟……這還不夠，遞菜的大嬸來收拾菜餘竟把那條死掉半身的魚一手抓起來，豪邁如落難荒島的大地主人。我們來不及驚呼，第二道菜就出現在面前，冷不防台上竟有辣妹載歌載舞，越穿越少，天啊！這我還有心情吃的嗎？還脫嗎？還不夠嗎？快沒有了！真的沒

有嗎？怎麼這樣穿還有脫剩的？都說女人秘密多……

許久以後，當我面對香港工整而帶點集體禮儀且見男女井井有條地在臺上「玩新郎」時，我就會想起表妹叫我來臺灣參加她的婚宴的那個遙遠的晚上，很百年孤寂的開荒場面，還有阿伯在後面穿得很潮，他那雙彈琴的手還會跳舞的（專業唄），以音樂帶領脫著本來穿在裡面的、只戴一對而她們戴了三對的奶罩，脫著跳著，唱唱我聽不明白的台語歌。忽然，我感到香港婚宴是新人自虐給親友好看的，要把所有家族仇怨統統自發地發洩在自己身上，全部工夫都由自己準備，還得上台任由義務相助的所謂兄弟姐妹（親友、同事臨時組成的）來個甜蜜的復仇。

事後方知原來菜式與服務並非如此，只因原來的婚宴供應商與誰談不來，臨時請了這群可一手抓起生魚來的大嬸義助。

兩地差異奇觀如何，我在想：臺灣朋友來港觀賞，看見一群傻人早午晚精神分裂，要在女家門前討開門利市，也會為那些魔幻式禮式而感到驚訝：明明是結婚，怎麼不隨興玩玩？至於曾在地鐵看到奇華餅家「給女人一個家，就是嫁」的創意廣告，看過廣告的臺灣朋友，以為婚禮一定是浪漫的話，只可以說，廣告是給港女和公主做的。